

光緒重修安徽通志

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四十八

雜類志

仙釋

古之崇信二氏者惟漢之楚王英北魏之崔浩爲最先後世士大夫亦往往好之而佞佛者尤眾矣夫佛老雖顯畔聖人其著書立說尙有教人爲善去惡之意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及流弊既久厥害滋甚是以

聖祖仁皇帝有黜異端以崇正學之諭

世宗憲皇帝衍爲廣訓頒在學宮

道統心傳超越前古舊志沿江南通志之例列仙佛於人物未免爲智者之失茲特移置雜類而增益者亦謹所擇焉述雜類志仙釋周匡續字子孝嘗乘雲入關師事老子棲隱潛山至今有遺蹟

安慶府志
六安州志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邱公接
以上嵩山常遊巢愛金庭紫微之勝煉丹洞口楚辭遠遊云軒
轅不可追攀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順凱風以縱遊兮至南巢
而一息列仙傳
廬州府志

浮邱伯相傳卽與王子喬上嵩山者今繁昌邑南隱玉山其煉
丹處也石壇丹井鎖虎石龍池皆有遺蹟而郡北黃山亦傳爲
其牧雞地太平
府志

王郭二仙浮邱弟子亦煉丹隱玉山丹成一山震動若浮漚然
因以師號浮邱更隱玉後入匡廬不知所終太平
府志

秦華子期九江人隱潯山從角里先生受仙隱靈寶方返老還
少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後昇仙去江南
通志

漢淮南八公鬚眉皓白同詣王門閣者以老拒之八公皆變爲童子王聞之足不履阼而迎執弟子之禮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不神效遂授玉丹經三十六卷藥成與淮南王同仙去其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漢史祕之不言而言王得罪自殺恐後世人主廢萬幾而競求道耳神仙傳

周義山字季道汝陰人丞相勃之後父祕陳畱刺史義山年十六常於平旦日出時東向服氣嗽咽百數父問之對曰愛此朝日之暉是以服之後遇中嶽仙人蘇子元授以長生之道白日

昇舉

江南通志

陵陽子明鍾人或曰丹陽人釣於旋溪得白龍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書教以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弟子安死葬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冢

樹鳴呼子安云

列仙傳
江南通志

琴高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至日果乘赤鯉出畱月餘復入水去後來涇縣北二十里山煉丹丹成控鯉上昇今其山曰琴高山溪曰琴溪上已前後數日出小魚相傳爲其藥渣所化

列仙傳
涇縣志

丁令威遼東人學道於當塗靈墟山嘗往來宣涇之間後化鶴

歸遼今涇縣丁溪有丁仙廟

江南通志
涇縣志

方儲字聖功歙人講孟氏易精圖讖善天文舉賢良爲洛陽令永元五年郊祭問以陰晴勸帝毋往是日晴詔責其欺儲曰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比駕還陰雨大作後傳其仙去廟祀之

萬姓

統譜
江南通志

樂長子齊人少好道遇仙於霜林授以巨勝靈兆散方告曰蛇

服爲龍人服爲童年一百八十色如少女棲隱潛山號潛山真

君遺蹟猶存唐明皇有贊

江南通志

魏伯陽相傳煉丹於合肥四頂山中

廬州府志

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服此藥必

吐某物某日當愈無不效日收錢數萬盡以施貧乏者汝南費

長房爲市令詣公公攜之去授以治病之術令還後仙去

太平御覽

引三洞珠囊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曾於曹操座上取松江鱸魚蜀薑及錦語

頃卽得操不喜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後漢書

張真君渤旬容人或曰烏程人嘗學道於橫山師事實林禪師

昕夕禮斗道成就山巔構北斗殿今祠山殿香火甚盛

廣德州志

按祠山事見於祠志及他書者甚怪異大約多竊取禹化熊及塗山氏化石之事以文之宋羅泌路史曾辨其妄今廣德州志所載祇如此亦不語怪之意然所云寶林禪師者亦釋氏附會之說漢時佛法未盛尙未聞有禪師之稱

晉羅文佑南昌人父塘與許遜學道太康中文佑奉母湛之歛采藥黃山尋軒轅故蹟旣而結廬長春里燒丹丹成乘白狼去

里人祀之稱呈坎天尊

江南通志

陶安公六安鑄冶行火者一日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與赤龍至期乘龍東南去

六安州志

宋杯渡西竺僧或曰冀州人所至乘木杯渡水故名初以袈裟裹錫杖擲空隨所在卜勝地故於繁昌隱靜山建寺又宣城行廊山興雲寺今曰法雲者亦其所建又九華化成寺其道場亦

杯渡所創而金地藏因之

高僧傳

甯國府志

太平府志

螺浮尊者與杯渡同至姑孰卓錫山中泉自湧出今龍泉山福源寺中井是也汲以竹則清以綆則濁又時有方公禪師西竺人與螺浮同至青山創南峯院日抱甕下汲供飲忽有虎跑擲院旁甘泉自湧今名虎跑泉又黃池初未有寺忽有異僧於河埂募化二虎爲之服役里人異之共樂輸成寺今廣教寺是也

江南通志
太平府志

梁白鶴道人武帝時方士愛瀟山奇絕浮屠寶誌亦愛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以卓錫處爲記鶴先飛去將止於麓忽聞空中錫聲鶴驚止他所而錫卓於山麓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江南通志

寶誌禪師金陸朱氏婦上巳日聞兒啼鷹窠中梯樹得之舉以

爲子七歲出家宋太始閒披髮徒跣著錦袍往來潛山皖水閒

梁武帝極禮重之

安慶府志
六安州志

伏虎和尚失其名梁時居九子之拾寶巖或半月休糧或經旬

入定嘗夜行山中虎輒避去賜號伏虎禪師天監二年示寂

池州

府志

薛玉字世寶沛國人梁時師元圃先生能文章善書畫嘗書一

章於崇靈觀道正省壁上見者翫之

太平御覽
引道學傳

北齊安禪師文宣時居桐城

南畿志桐城縣齊僧

王屋寺說法講涅槃經

有雌雉來座側伏聽講至三卷後不來或問師師曰雉已至越

州某家作女閨七年安曰欲往越州看雉遂至其家果有女名

雉見安如舊識因求出家約日來王屋寺至日安於寺中誦度

人經使人戒女來聽鐘乃升女果至山下跽而聽鐘鐘鳴遂合

掌化去

安慶府志

隋慧可初名神光受法於達摩爲更名投之衣鉢爲釋門二祖
嘗來司空山建刹其上付法於璨大師今有傳衣石葫蘆石祕

記靈跡存焉

五燈會元

璨大師得法於慧可爲釋門三祖隱舒州皖公山十餘載無知
者開皇閒有沙彌道信謁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
誰縛女曰無人縛曰旣無人縛何更求解脫道信言下解悟傳

衣鉢爲四祖

五燈會元

方唐虎窟寺僧持律甚嚴每行有虎隨之郡守因以名寺今定

遠縣禪窟寺是也

江南通志

唐慧滿貞觀閒結廬合肥大蜀山嘗誦法華經有白衣來聽法
自稱東海龍王少子是時苦旱師令降雨答曰盜布天澤當殛

死師曰汝舍此身以救民我誦此經以度汝言畢不見須臾膏澤滂沱越三日有龍死山隅師收葬之民爲立祠遇水旱祈禱必驗

江南通志

僧伽大師西域人俗姓何龍朔初來遊欲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有賀元濟者請捨所居爲之掘得古碑乃齊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光佛字遂建寺焉景龍二年中宗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出居薦福寺以祈雨有驗詔賜所修寺額師請以普照王字爲名帝以照字是天后諱改爲普光王寺親書額以賜焉四年卒於薦福五月送至臨淮起塔大中祥符六年加號普照明覺大師

太平廣記引紀

聞錄江南通志

葉法善修煉於銅陵之洪口耆最久土人名其山曰葉山山麓

有葉真人廟

池州府志

呂嵒號洞賓嘗在桐城呂亭驛畔遇一孝婦取水事姑至此息肩指示之曰此閒自有甘泉不須遠取遂拔劍劃之泉湧出至今方池數武名洞賓泉又嘗遊浮山雪浪巖題云褰裳懶步尋真宿好景一時觀不足月在碧空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

通志

慧明字元照歙人幼愚陋長忽神異民閒疾疫醫卜不起明與

交臂卽痊禱雨輒驗能使眇者視跛者履人稱聖僧

江南通志

珠溪謙歙人得法於雲居道膺

傳燈錄

王奉先宣州當塗縣民家女也嘗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訓於人故遠近瞻仰金玉委前棄而不顧

後入洞庭山無疾而化有雲鶴異香之瑞仙去

太平御覽引三洞珠囊

義安開元中居石埭杉山鎮國禪院累詔不起元宗爲割縣之

三鄉租稅以贍眾僧

江南通志

乾應結茅絕粒隱於涇之櫟山趺坐山中傍有二虎馴伏不動

又有樵者幾爲虎噬應叱之得免號伏虎禪師

甯國府志

仲濬靈源寺僧有文名李白贈之以詩

江南通志

希運禪師初住高安黃蘗山曹溪六祖嫡孫大中三年裴休知

宣州迎居開元寺爲創廣教寺於敬亭山麓又爲開道場於涇

縣水西

江南通志涇縣志

麻衣禪師中和閒煉藥宣州翠微峰下嘗衣麻衣有得其麻縷

者輒能療病

江南通志

通公吳人結廬敬亭山北苦修敏悟叢林所推嚴綬署宣州師

事之

江南通志

覺禪師西洛人受業藥山院得法於汾州嘗住滁州瑯琊山開

化寺有五百梵僧萬席下休夏同日而來同日而去

江南通志

商棲霞歷陽人大厯中棲白石山彭仙洞善吐納之術絕粒三

十餘年

江南通志

王季文字宗素青陽人居九華遇異人授九仙飛花之術曰子
當先決科於祠籍後策名於列真果登咸通二年進士授祕書
郎謝病歸築室頭陀嶺下日浴龍潭或終日對客而人亦於龍

潭諸處見之

池州府志

趙知微九華山道士結廬於鳳凰嶺前咸通辛卯以煉丹須西
土藥乃使其弟子皇甫元真入京師寓於上清院皇甫枚時居
蘭陵里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元真曰去歲中秋自朔連雨
至望余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趙君忽命侍童備酒果徧召諸

生往天住峯翫月眾皆疑愕少頃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
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鋪茵藉草舉酒歌詩
及至寒蟾遠隱方歸山舍而淒風飛雨宛然眾乃服其奇致元
真亦得黃白術碁格無敵壬寅春歸九華後更不至京洛

太平廣記

引三水小牘

幽大師出入跨虎坐化於值雪山真身猶在

江南通志

大同禪師懷甯劉氏子咸通閒參翠微禪師於言下頓悟結茅
投子山住三十餘年中和時黃巢亂起有寇持刃問曰住此何
爲師乃隨宜說法拜伏而去乾化四年示寂賜諡慈濟大師

江南通志

通志

何仙姑初大同禪師每溲溺有鹿來飲久之鹿產肉毳裂開一
女師見而收養之至十二歲牧童戲以山花插其髻師乃令下

山屬曰遇柴則止遇何則歸女至柴巷口何道人家遂棲之以何爲姓慎守師戒修持覺悟師使趙州召之女方漸卽持笊簞往先至見師坐左趙州至坐右三人一時化解今投子山有趙

州橋柴巷口仙姑井

江南通志

金地藏名喬覺暹羅國王子少落髮爲沙門至德初行腳至九華山乞居人閑讓和東巖地跏趺其內居人諸葛節等敬其苦行建寺居之建中初刺史張巖奏請賜額化成道場日盛貞元十年年九十有九召眾告別維時山鳴石隕跌坐而逝越三年啟龕入塔面貌若生塔建寺右常發光如火故謂之神光嶺後募以殿四方頂禮不絕

江南通志
池州府志

普願姓王氏新鄭人初六祖授南嶽讓讓授馬祖而願則馬祖門下三大士之一貞元中憩息秋浦之南泉不下山三十餘年

宗風大振太和八年示寂初偕願來秋浦者有寶雲亦馬祖法嗣居魯祖山又有智堅和尚亦馬祖法嗣挂錫石埭之杉山

江南

通志池州府志

澄觀字大休嘗重建僧伽塔韓昌黎贈之以詩所謂收拾加冠巾者也曾奉詔入內釋經加號僧統清涼國師年一百二歲卒敕建塔於終南山

泗州志

鄭全福浮梁人開成中遊獵婺源深入窮谷與其徒相失有老人導遊靈巖三洞遂結茅居之修煉得道又徙蓮花洞之石室百餘歲語門人曰必葬我浮梁白水鄉及卒弟子送至夕陽嶺下覺棺空發之惟履在耳

徽州府志

蒼仙不知何許人愛廣德縣義蒼山之勝隱居焉不笑不語時見時隱後仙去里人立祠祀之今雲棲巖洗藥澗升仙臺煉丹

崖遺蹟宛然

廣德州志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綠袴黑木腰帶一脚鞢一脚
跣夏服絮冬臥雪每行歌於城市乞索人以錢與之以長繩穿
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見貧人卽與之後踏歌於濠梁閒在
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冉冉而去今濠州有撒錢

街

太平廣記引續神仙傳江南通志

王先生家於烏江一日火起延燒廬舍先生往視之厲聲呼曰
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楊晦之者自
長安東遊至烏江聞先生名就謁先生畱宿時八月二日也先
生召其女七娘乃一老嫗扶杖來先生曰此吾女也情而不好
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刻紙狀月置東垣上奇光自發洞照

一室晦之驚嘆不測

太平廣記引宣室志

妙女者宣州旌德縣崔氏婢也貞元初年可十三四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心痛迷亂數日漸瘥不復食惟餌蜀葵鹽茶清瘦爽徹顏色鮮華自言本是提頭賴咤天王小女爲洩天門閒事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自後能吟咏刺繡歌舞愈疾神異不可備記其父母常來看視一日言要喚歸戀其主母不去遂漸飲食不知後事如何

太平廣記
引幽通記

道樹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言笑詭異常化佛羅漢形學徒睹之莫能測寶曆元年年九十無疾而終

江南
通志

道雄濠州真如寺僧冬夏惟一破衲蓬頭跣足每施藥濟人卽獲奇效不受謝贖修橋路人多便之旁通韻學反切精致後跌坐而化

江南
通志

三刀禪師唐末居廬江顯甯院黃巢之亂賊執而斫之三刀無

血故名

江南通志

崔自然巢縣人少學道得服松脂法隱城南洞中冬雪常於溪中澡浴入山虎豹皆馴伏一日告逝後有人見之豫章道上其

石牀藥臼尙存

江南通志

閻邱方遠宿松人修真匡廬唐昭宗屢詔不起賜號妙有大師景福中居餘姚大滌洞錢鏐奏請賜號元洞先生天福中尸解後有見於天都山者

江南通志

劉度人舒州人每於潛山丹霞石上誦靈寶度人經一日遇神邀之金雞石見三仙對弈一仙與劉一碁子使吞之後遂仙去視其斂惟履杖而已又有崔之道者爲真源宮道士吞弈尸解

與劉略同

安慶府志

劉大師潁州人人莫知其名嘗乘馬過油店橋見瞽者用藥點

之立愈一日復至墜馬坐林下鼯聲如怒濤卽之不見始知其

非凡僧後人卽其地爲寺所過橋至今稱迎仙橋云

潁州府志

許宣平歛人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陽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有題其詩於洛陽傳舍李白見之曰仙人詩也乃游新安訪之不得亦題詩於菴壁而去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百餘年後至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入山見一人坐石上曰汝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與之一桃令食之嫗自後童顏輕健中和以後兵荒相繼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有樵採者見嫗衣藤葉行疾如飛昇林木而去

太平廣記引續神仙傳

聶師道歛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結廬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常詣方外咨以郡政因名其山爲

問政山師道居是山久國人號曰問政先生裴樞刺歙田頔陶
雅園之食盡以城中穀外軍過多不敢降師道縋城出見頔雅
爲民請命頔雅與之語喜而許之州人獲全師道力也楊行密
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居之遂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湖湘
使還遇師道於途問之師道曰朝廷遣我醺南岳耳及入境知
師道已卒數月相傳爲奇

十國春秋

西峯聖者嘗寓池州乾明寺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
及去畱笛後人寶之

江南通志

清素祁門人揚州刺史陶雅祈雨汪王廟夢汪王曰師爲水晶
宮菩薩五龍行雨不由天降陶請之師曰吾已遣雨揚州三晝

夜矣果然

江南通志

南唐何令通宜春人爲國師賜號紫霞精堪輿以言牛頭山陵

不利謫休甯棄官歸空徙芙蓉峯結碧雲菴一坐四十年豁然

大悟宋天禧三年正席趺坐忽火從心出自燒而化

江南通志

聶紹元師道從孫居問政山世精修煉一日晨起沐浴四鶴集

星光自空下如火而紹元坐化嘗撰宗性論修正祕旨各一篇

江南通志
徽州府志

李玉琳婺源人遇真人授以玉皇經教真文雷雨壞民居玉琳

鐵話所鎮獨無恙子孫世其術

江南通志

胡得勝婺源人一生而神異嘗曰某處覆舟某處失火皆驗後卒

有禱必應遺劍猶存

江南通志

宋趙自然繁昌人家荻港本名王九始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

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老人引之登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

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食之及覺遂不食歲餘復夢前老

人教以篆書數百字悉能記寫因爲元道歌言修煉之要太宗聞之召赴闕賜道士服改名趙自然再召累得對賜紫衣改清華觀曰延禧以母老求還侍養許之

宋史舊志方技新移

惠褒結茅含山縣北山麓時重其道行因名其山曰褒禪淳化中禱雨有應賜號護法大師

江南通志

丁少微亳州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之齊名不相往還志尙清潔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元芝爲獻還山七年卒

宋史韓顯符傳

志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能前知或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紐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眞引舟者也

宋史方技傳

雪山歙人遇盛夏輒夜臥草莽中以身施蚊蚋者二十年後住
休甯普滿寺自號覺菴及坐滅火之頂骨不壞得舍利二十所
著有池陽百問

徽州府志

可勸有禪行作菴宣州城山寺側曰臥雲太平興國己卯召對
問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因何至此對曰天曉不關鐘鼓事月明
豈爲夜行人因賜還山

江南通志

達錄公在浮山華嚴寺歐陽修造其室與客圍棋師旁觀之歐
達收局請因棋設法師卽撾鼓升座衝口而成歐爲嘉歎師曾
敘釋氏奧義作九帶集自稱砦石野人

江南通志
安慶府志

義青懷甯李氏子七歲出家習百法論長入洛聽華嚴義如貫
珠至浮山三年達錄公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

江南通志

李斯立居東山靈仙觀善丹爐年八十常從蘇軾黃庭堅遊能

詩如崑酒連雲凍溪梅帶雪香等句人多傳之其觀至今名仙

人洞洞口有泉迸出不絕可浸田百畝許

江南通志
安慶府志

全舉禪師舒州法華院僧得法汾陽徧歷十方後示眾云釋迦

不出世達摩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元口不開法華院今在宿

松治東五十里

傳燈錄
江南通志

永素祁門人紹興中居柏山院日誦華嚴經後往嚴州烏龍山

仍回柏山一日沐浴升堂說法作偈語訖而逝

徽州府志

鄭仙姑歛人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歛之東嶽廟前姑幼與

父居閣上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下然未嘗見閣上有烟火

父死斂而不葬姑言父未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人或見

之百里外蘇轍爲績溪令訪之問其年八十矣猶處女也問以

養生之術如導引嚙納燒煉皆云非是但云人但養成嬰兒何

事不了

龍川略志

孫姑采石人元祐閒許嫁而妊人都鄙之乃至其夫家取水浴坐其中產一鶴赤身跨之而去其妹繼之亦顯靈異賜號靈寶

禪師敕建白鶴觀於寶積山

太平府志

懷義南陵開化寺僧不薙髮或問應曰當薙心耳

甯國府志

張先生舊志皆不詳其名政和閒結廬池州齊山日惟默坐人過問之直視不答在山三十年顏色轉少後尸解

江南通志

宗道往來舒蘄閒多留於投子山性嗜酒無日不醉陳瓘初赴

省闈問曰瓘此行作狀元得否宗道熟視久之曰無時卽得瓘

竟以第二人及第而時彥者作魁

安慶府志

東松僧祁門人法名子珣紹興初岳武穆提兵過此甚奇之旣而多作隱語岳心解之而不能用題壁而去及被禍秦檜知僧

所言使李吉者來殺之僧已知之以佛像一軸置菴西橋題壁云李吉從東來我向西頭走不是佛力大幾乎出場醜乃逕入山距菴不一二里李吉見詩尙欲追之及展佛像忽一忽千恍惚奪目乃錯愕而還僧尋構菴遯所坐化其置佛像橋後名千

佛橋

徽州府志

石風不知何許人紹興閒富當塗光孝寺披髮垢面佯狂叵測人皆以石風呼之信口作詞初不可曉後悉驗

江南通志

宗杲姓奚氏甯國人大觀中爲僧嘗與張九成議論出入儒釋縱橫不窮後坐九成編管衡州秦檜怒其不附已再竄梅州孝宗召杲與語稱旨賜號大慧禪師及御書妙喜菴字隆興初示寂所遺書有正法眼藏大慧語錄夢眞語錄

甯國縣志新増

王中勤來安人淳熙中爲道正戒行峻潔遇異人授祕法每歲

早及疾疫有禱必應

江南通志

白玉蟾福州人本姓葛名長庚遇異人傳祕術世以爲仙嘉定

末詔徵赴闕奏對稱旨嘗憩含山白石洞愛其泉石幽勝特再

過之有詩見集中

江南通志

元宗善姓鍾元末指揮使從余闕守安慶城陷披緇潛遁至永

隆山明初人傳其詩云目擊神州已陸沈心隨野鶴與孤雲茫

茫宦海羞容膝隱隱禪林可託身坐假蒲團忘世慮臥投方丈

憶忠魂埋名拋棄人閒事懶問山河屬大明後得道爲永隆開

山祖

江南通志

胡月潭婺源人事王月蟾得天心五雷之祕飛步璿璣之書治

雷禱雨立見感通先知死期至日坐滅又有胡月澗者黠人術

亦如潭殲邪治疫不用符呪忽夢登九天與徒言訖而逝

江南通志

賀士迪宣城人元妙觀道士善祈禱禦災成宗召入京賜號真

人并賜寶劍玉鼎玉環玉圭各一從幸兩都乘傳還山

江南通志

張松谷太平人得養真之術棄家隱黃山芙蓉峯下辟穀煉形
凡人病採草藥授之無不愈歲旱禱雨默坐潭上而風雨驟至

江南通志

妙果樂平人徧遊四明天童浮梁諸山歸息於巢豫建一塔其
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散於五峯之頂彌三夕乃止

江南通志

圓寂號懶牛和尚至正中寓和州既說偈畢卽沿麓至磯舉步
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跣趺而坐浮水上久之方沒後半
月出沙洲上衣履不脫趺坐儼然如生眾人聚觀乃輿歸茶毘

焉

江南通志

王當陽初遇異人能幻化之術後遊武當山歸於廣德州南平

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年九十餘端坐而化江南通志

明金碧峯有道行善天文樓敬亭山西北石巖太祖至其地跌

坐不起露刃臨之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答曰汝知有不懼死

和尚乎異而謝之問以向導果決勝如其言後召至金陵建碧

峯寺以居之江南通志甯國府志

宗泐台州人住持涇水西寶勝寺有詩集曰全室集洪武初召

為右善世後辭歸賜詩曰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往哉

涇縣志

按明人說部載宗泐事多怪異又有言其以詩中用殊字為

太祖所誅者而涇志所載祇如此今從之

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

人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

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

體製特異或云三丰所留也

江南通志

梅通梅道梅顯江西人宏治中偕其姊妹四人自南昌來貴池之揚名坦種山與邑人潘應時善歲大旱潘命僕詣梅見山糧青秀異之次日僕歸忽烏雲蔽日回視梅兄弟立井傍以巾漬水徧灑甘雨大注越日再往則合家已葬山巔百鳥銜泥塑三像成矣後十年迎像至桐樹下爲雨所壞遂刻桐爲之禱雨輒

驗

貴池縣志新増

周金和尚正德閒自少林來居九華東巖石竇中王守仁登九

華與之語有契贈以詩後去不知所之

池州府志

孔師居建平白鶴觀道士也正德閒嘗遇異人授以祕錄能呼吸雨風驅役鬼神禁蛟召鶴斬魅禱星年八十尸解仙去

江南通志

金印英山人世宗病癰陶仲文薦印治之印書符傳患處中官見有白蛇擁上躬遂愈授博士賜名中剛賜坊曰盡職供事後承命治江西疫升太常寺卿賜一品服

江南通志

朱橘望江人母夢吞星有娠十五月嘗憂焉有道人持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問名氏示以扇其上有麴君子三字旣誕因名橘讀書聰慧尤精於易後臨池顧影有悟遂薄名利慕修煉忽遇道人持橘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橘因隨至郊外拜問曰非麴君子乎不答泣請乃授以符訣令往皖山築室修煉橘遂修道於皖公山後至惠州之博羅

立化

江南通志

三貞姑宣德時人長姊嫁數月而婦結茅大凹山中二妹慕姊貞義相從清修後皆得道里人於其地建三聖菴傍有石穴圓

如鏡三姑藏骸處也丁丑遭流寇婦女悉竄菴中寇至山下見
緋衣三婦往來林莽間追至菴見三姑像皆緋衣寇投刀拜戒
勿犯婦女得免至今春秋祀之

江南通志

天童河南人童時自願出家父母不能禁拜僧慶安爲師常語
人曰我杉山和尚也後遂同慶安攜杖而來問池州杉山居焉
嘉靖三十五年春先期三日自稱示寂下山拜諸檀那又拜師
及眾僧趺坐而逝

池州府志

大慧宣城僧掩關七年使眾以鍼刺體液出皆乳未幾往峨眉
還至黃池勝果寺謂其徒曰吾從此逝矣因趺坐說偈而化口
中火出自焚獨頂骨不壞

江南通志

吳崇信無爲州道士嘗遊長沙傳毛真人雷法能驅役鬼神祈

禱甚驗

江南通志

木牌王自言王姓能治療手持木牌人因以稱之嘗在懷遠冬月宿元真寺門外雪深尺餘其臥處如燎火有問病者命持酒來一飲而盡吐其半飲病人即愈後不知所之

江南通志

無心和尙自蜀來朝普陀遂憩潛山之永水菴年七十好笑如兒童狀居有頃逢人募薪一束積至百擔自理之如陶穴然一日寄語辭山下人曰無心以某日去人怪之及期乃入柴穴中木魚聲不絕後自取火手自茶毘火光撲面將木魚擲外口稱去了須臾而化其骨不僵至今塔在小岑有像如生

江南通志

邈邈仙寄跡休甯溽暑衣裘曝日中冬則裸體跣足而蹈冰雪不事浣濯近之無纖穢氣人稱邈邈仙年百餘坐化於齊雲山

江南通志

劉海舊傳呼蟾於蒙城縣治西北井中今井在城內夜無鼃聲

潁州府志

潁上異僧縣寺欲塑羅漢有僧自稱善此令庀顏料備具密局殿宇不日而莊嚴生動金碧各極其致

潁州府志

一九和尚績溪人俗家居於山其父爲虎所噬一九揮拳擊中虎眼奪父屍於虎口而歸明日獨持械往山尋虎與鬪久之械爲虎折奔還復持械往卒殺虎遂於石金菴披剃爲僧清修苦行人皆重之

徽州府志

慧融來自西蜀隱黟之石門洞洞中一竈一瓢有米則炊無則已坐石上兀如石人七日不食亦不饑有人夜經山下冒月而行訝時方晦何得有月俄而俯瞰溪潭悉成月色披枝尋根月從洞生

江南通志
徽州府志

王大慶字埜林太和縣人遊於方外遇異人授導引之術壽頽

兵備道孔天允延之入署值元夜言及金陵燈火之盛令孔閉
目同往須臾至三山街入館小酌戲以孔衣爲質比還夜始五
鼓次日遣人贖衣往返凡半月著有混元肇判集二卷及樂道

兩歌傳於世

潁州府志

顯光法師棗強人自南海來泗臥僧伽塔下嘗信手拈以啖病

人立愈

泗州志

終南神女太平縣周怡罷官歸遊終南山見之曰君與我鄰里
也吾宗姓水西大塔吾所造示以催生方後如方修造濟人甚

眾

見周恭
節年譜

尹蓬頭不知何許人寓涇宣陽觀多異蹟嘗從道士索守犬作
食道士屬徒烹之徒竊食其兩耳尹食訖曰犬非全者因吐出
宛然惟缺兩耳後歲餘去不知所之

江南
通志

擔蓑老者不知何許人太湖劉霽嘗與友行山谷閒思爲送春之句一欲拈風一欲拈雨語未決適一老者擔蓑笠至卽拈一詩云言風言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自歸蜀魄曉殘花影瘦吳蠶食盡柘陰稀枝頭綠軟梅初熟口角黃乾燕學飛我亦欲歸歸不得擔頭猶挂舊蓑衣二人聞之心醉老者邀之至家紆徐委曲怪石奇木不可名狀又折而東清流一灣岸泊小艇老者揖登二人神骨寒凜不能耐遂失老者所在惘然而歸

安慶府志

王道人不知何許人居太平縣曹山絕頂山高十餘里榛莽塞徑值冬雪山下人裹糧尋徑道人常提壺漿候山半接引之居

三年將去往來數十家皆告別有曹某者遊最稔道人以一破

衲爲贈後某疾被之而愈會其孫婦苦難產婢竊取覆之隨免

身無恙而衲亦自是不靈矣

甯國府志

馬湘字自然修道於皖公山之黑虎洞後遍遊方外歸杭州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分宅我惟愛東園耳待兄三日不歸遂卒兄歸從其語窆之東園明年東川梓潼縣奏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一竹杖而已

安慶府志

楊和尚精通內典結茅習靜於小雉嶺得異術禱雨必應明季歲旱鄉人立壇和尚自限三日不雨卽焚身屆期不驗遂自焚而雨大注因名其山爲和尚山肖像於圓通菴後天欲雨焚身處輒起雲霧至今零禱必請像至壇祀焉

安慶府志

邱了顛和州人生而喪母甫數歲聞有哭母者曰吾母何在由是朝夕思兀兀如癡後遇異僧爲之披薙字之曰了顛行腳數年而歸顛愈甚語無倫次多中人隱有女子將嫁而患蠱脹顛遇之突前以兩手握其乳打擊不放女歸瀉黑水斗餘而愈又

以顛觸貴人繫獄囚皆病疫顛令汲井水一桶掘地攪之呼囚共飲疾如脫乃知其異人遂得釋一日辭眾躍入江而去

和州志

舊志方技

新移

國朝性源結刹於大龍山之巔終日趺坐一日烈風震電雨傾如注菴後數蛟騰起水深三尺眾皆驚怖性源入定自如蛟從屋角委折而下若不敢犯者人咸異之

江南通志

沈鼎彥字禹鉉南陵承天觀道士工詩書精於修煉著黃庭內景直解萬五千言

江南通志

了然住甯國千頃山振興黃蘗道場能馴鹿狎虎冬夏一衲康熙戊午卒年一百二十六歲今肉身不化

江南通志

僧濟號石濤又號苦瓜和尚住宣城廣教寺能詩尤工畫雲烟變滅天矯離奇太倉王司農原祁嘗曰大江以南畫當以石濤

爲第一余與石谷皆不及也其兄亮字喝濤一號鹿翁駐錫姑

山能詩善畫與齊齊名

畫徵錄
甯國府志

星郎龍溪林氏子天啟丁卯舉人仕屯田郎出守肇慶棄官薙髮徧歷名山後至廬江住治父山祖庭寺寺旁有古樹一株枯而復榮者數矣師至樹忽茂康熙癸丑樹萎而倒師曰樹倒老僧行矣沐浴更衣而逝

江南通志

無我甯國胡氏子避仇杭州靈隱寺爲僧初不識字未數年博通內典善鍾王書康熙閒還住梅林雨花菴一日詣卜諷吉答

以上已無我笑曰老衲當回首矣至期端坐而逝

甯國府志
新增

通達不知何許人康熙五十年來廬州土橋鎮寄居城隍廟粒食不入口惟日飲水三十餘升夜則誦經達旦如是者十日忽買薪積平原僻處端坐其中引火自焚瞑目誦佛而化鎮人異

之即其地建塔并爲立廟以祀之

應州府志

行勝字元機宜興顧氏子幼不茹葷晝夜禮拜數十年不著牀席來往旌德祥雲菴常遇虎縱步就之虎爲卻避又夜聞虎入欄與牛鬪端坐默禱凌晨虎斃欄外因名伏虎禪寺夏雨連日九蛟齊發水沒牆而過菴無所損所著有語錄行世

甯國府志

勇戒禪師不知何許人在南安西山上結茅爲屋夜不寢常周行山閒念佛不輟與鳥獸相狎招之卽集於庭偶乏食口呼韋馱趕供隨有檀越送米至菴歸寂後鄉人欲以肉身裝金因鼠齧一指遂瘞於山後豎石爲勇戒塔

石埭縣志

鄔公修道廬山十八年潛山歲旱求雨不應鄔至奪道士旗呼眾隨伊取水少頃大雨如注鄔忽不見人刻像祀之每歲旱禱

雨輒應

潛山縣志
以下新增

野蠶宋姓名崖合肥諸生父母歿出家爲僧在河南大相國寺最久其詩高仇秀傑書怪偉畫縱橫有奇氣與石濤瘦瓢齊名

合肥縣志

道士梁本惠在阜陽陳家廟力耕積貲購地造義學得導引術

能月餘不食

阜陽縣志

釋麗和字常泰舒城馬氏子初不識字後聞經語輒解住持桐

城大甯寺謹守戒律時與子言孝與臣言忠或譏之答曰吾輩

雖出家要勿失本心而已咸豐初桐城陷匿深山招集忠義士

以圖恢復未幾卒

桐城縣志

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四十九

雜類志

撫記

前言往行蓄德之資也述父老之舊聞紀鄉曲之瑣事雖非典要亦好學者所不廢也舊志撫記一卷悉本江南通志所載網羅散軼足擴見聞惟不注徵引何書又自唐畢誠宋韓億外均未繫以朝代補苴罅漏殊難爲力茲僅就稽考所及者附案於本條之下餘悉如舊編列以俟後之君子述雜類志撫記

安慶府

唐畢誠有舅氏爲太湖伍伯誠入相欲罷其役除一官累遣人致意伍伯皆固辭誠特除邑令楊某使達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甥爲宰相者耶執役如初

太平廣記
江南通志

重修安徽通志

卷三百四十九

雜類志

撫記

一

安慶府

隆慶閒桐城主簿王虎奉檄同姚孜稽大雲倉米數孜受監守重賂虛掩欠折罔報上官虎但署名而已及事敗孜欲分過於虎乃以橐金暫寄虎虎墮其計遂誣虎受贓官從虎家搜得橐金虎語塞不能辨憤恨以死孜乃夤緣得脫逾年忽狂叫若有人毆擊者數日死

江南通志

吳用先撫蜀告歸過巫山偶買一婢熊姓吳察婢似有隱情怪而問之女曰妾原籍麻城大父以廣文任鄧都寄籍巫山有子五人俱遊膠庠父名鎮屏以冤繫獄家產蕩盡母計窮賣妾爲婢以濟獄中之需念父命未保而身淪下賤又遠去以此傷心言未旣用先惻然曰無傷我必全汝時巫山方試童子有黃應甲者文甚工與熊女年相若詢知未婚遂以女歸之且檄縣申雪鎮屏事冤得白吳撫蜀有平蠻功而此一端亦可想見其宅

心行事之槩矣歸隱皖桐自號浮渡居士

江南通志

萬厯間盜躡潛山劫王立達然膏炙之其僕愛童裸體持器力鬪立達乃得逸去而童被殺又潛山汪世偉者方襁褓父母死於賊其老僕魏二有幼子懼難兩全遂棄己子懷世偉而逃及世偉長執役事主甚謹未嘗有德色又王允元亦潛山人爲賊所執將殺之其僕唐二性蠢樸多力倉黃趨救與賊相持允元因脫走唐被縛罵不絕口賊寸磔之三人皆義士也而皆出於人僕可以風世矣

江南通志

左良玉叛兵破皖有一婦人爲所掠手攜小兒方數歲賊驅迫上船兒墜水死婦大慟曰是兒我幼主也一家數十口盡被戮止此兒我之所以覩顏忍死者正欲存幼主以延宗祀今死矣我何用生爲遂罵賊赴水死時懷甯韓簡亦被掠在舟目擊其

事惜姓氏不傳

江南通志

潘爲山字成宇皖郡高材生子汝楨爲慈谿令以官物爲壽卻還之且貽書責之曰陶母湛夫人猶知卻鮓若視我乃出女子

下耶

江南通志

吳嶽秀字幼鍾歷任藩臬立身端介嘗大書一聯於室以自儆

曰儼龍見於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早起爲善孳孳

江南通志

方學漸字本菴受學於張甌山嘗言心出於理則放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又云先儒謂心要在腔子裏腔子

者仁義也

江南通志

姚自虞字思智子之蘭令海澄時一日方校書公署適家報至欲啟緘在座者將起避蘭曰我父生平無私語因與眾視之書中大抵言爲官不患不明不斷患其太過又言每訊獄當爲老

人布德次第末減云云略不及私

江南通志

方體乾字青林生平慈讓嘗爲人擠於水拂衣去曰彼醉矣臨歿戒其子曰存心惟仁與慈入世惟忍與讓乃爲養德其子謹

守庭訓爲刑官有聲

江南通志

方可遇字翊明孝友端方晚年訓子孫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

人今里巷無知動襲聖賢名字徒漫辱聖賢耳又云修飾衣服

此最可鄙胸無墨潯雖羅綺何華腹有經笥縱短褐何陋

江南通志

齊述字柳峯才高而性滯謹嘗曰爲學之道只退步二字可以

無咎人品以此而全學術亦以此而深後以歲薦不赴選隱居

桐之免瀆

江南通志

周徵出字省園家訓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爲人子言非爲

人父言也舜惟知此所以爲孝瞽惟知此所以不慈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欲自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江南
通志

潛山某某好勝人人規之不受一日於書室後構一椽爲息游之所客至求題楹客援筆云雖是退一步卻非第二層某悟遂

以謙退名

江南
通志

望江漁人施釗生而忠厚樸直四十始有妻及九十見曾元孫矣子孫皆習其業朝則刺艇捕魚暮則家人相聚治生具士大夫就問先朝遺事言之歷歷有徵凡鬪訟者杖策往解以一二語莫不斂手退曰罪過煩長者篤老猶曝背結網曰毋爲徒食也孫輩亦使讀書識字曰如此足矣漁之子恆爲漁變化更俟後人耳及百歲好事者爭以新衣易其舊襦袴以爲吉祥又數年疾終子孫請遺訓曰爲善

江南
通志

楊楫字汝駿坦衷曠度與物無競遇拂逆相加輒理遣情恕未嘗與校兄弟析產田地取其瘠者奴僕取其老者曰吾子既多且長稍克自立弟輩子幼非藉先業難以自存也

江南通志

徽州府

婆之丹陽鄉有還珠里相傳有販珠商經此擔夫途閒憾商欲首商漏稅語泄商遽以珠密寄於逆旅主人比訴官搜囊篋無所獲擔夫受妄言之罪商念倉猝寄託無左驗况經訟有司詎肯還我遂徑去比至五嶺則主人已憩松下曰我攜若所寄還若請驗封識商出望外欲中分酬之翁不受而去人義之旌其里曰還珠里

江南通志

嘉祐間內翰汪藻之父穀爲泰興令歲大水壞禾稼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令惶恐聽命汪獨悉蠲之使大怒文移如星

火事聞詔知諫院龔鼎臣安撫淮南至泰興部使者皆從龔立
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能自存而汝必欲得租爲民父母
當如是耶泰興令可尙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
焉卽封章上薦當時兩賢之

江南通志

汪藻少在郡齋每獨於壚亭中避人爲文同舍迫而觀之乃擬

草制詞也眾竊笑後果入翰林爲代言之選

江南通志

樞密汪勃自政府歸里常時杖屨雜農圃閒人不盡識也偶自
外歸兒囚首者自第中出問之方因賣薪入宅有忤勃愀然不
悅曰爾何以歸見家人乃脫己帽授之而已不冠歸家人怪問
不應亦不復冠懇請累日方復冠曰汝等去他人之巾猶去我
之巾也其厚德如此

說齋隨筆
野縣志

汪廷直微時與里人女約婚後登第所約女喪明女家使人來

謝汪不可竟成婚敬愛甚篤劉庭式事不得專美於前矣

江南通志

王汝舟字公濟婺州守南劍州致書諫議陳瓘求教瓘答書言境內有賢士吳熙吳儀好學有守介而能通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自此彰非惟敦獎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加王在州多善政州人祠祀之紹興中猶遣人至婺繪王遺像以去

江南通志

王汝舟謝政歸以名德爲郡縣長所敬慮人干請榜於柱曰疇昔居官惡人請託今茲閒退豈宜躬蹈來者幸勿有言有問以爲政之道者惟勸之寬賦役爲國恤民嘗語人曰閭里鄉黨要在輯睦恩多怨少則胸中常暇小民尤當戒以爭訟耗貲致饑寒失身也問者轉相告語訟訐爲衰

江南通志

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路皆縈紆鳥道僅通單車方臘之亂

待制曾孝蘊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虬蟄之

微皆可數故賊不敢犯境

江南通志

謝復字一陽學於撫州吳澄有得人從而問知曰行問行曰知其
人未達乃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朱之能行惟恐有
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祁門令從而問政曰辨義利則
知所以愛民勵己矣

江南通志

錢仁友字德輔明初知休甯縣有蝴蝶大如扇忽變怪鳥散集
鄉村居民設禳仁友往視擊斃之怪遂息

江南通志

績溪儒學舊在縣東正統閒知府孫遇按視之隘而將圯欲更
焉市南方士旭有屋基千餘步在縣治西嘗有相宅者曰居此
當掇科第士旭卽白府願獻以建學宮遇義之命受價士旭曰
我家五世單傳幸生四子衣食頗饒豈爲利獻遇以革稅課局

基易之曰民以義獻官以禮求當勿復辭士旭始受命

江南通志

張貞字國興平度州人明成化中知徽州數進諸生談藝於時學宮產芝大如扇明年科第甚盛又嘗修漁梁鳩工伐石銅羅山中石枋山且裂適報貞至傾穴出迎山駭崩得不死者三百

人

江西通志

歙東鄉有張翁者家雄於貲年近五十無子妻勸之置妾乃挾白金遊蘭溪有負貸鬻其妻者給翁曰妹也翁買之昇至館婦泣不已翁問誰鬻汝者曰夫也翁亟命昇還之不取買金且別與金以資生計夫婦感泣翁歸不二年妻連舉二子

江南通志

周紳字子書嘉靖閒應禮部試當事者慕其才名欲以關節羅致門下紳力辭之曰進身之始詎容苟乎遂落第授處州判政績顯著歸老後惟以講學爲事

江南通志

周尼婺源胡元靖繼妻也元靖先籍德興投岳池主簿署縣事以前妻子受賊被論周徧謁縣之有力者合錢償之得出獄元靖憤子不肯不肯歸畱岳池與民雜處拮据爲活凡十餘年死僕從俱去周獨攜兩婢扶櫬歸自蜀至婺源數千里倚櫬坐臥抵家召前妻子扶櫬歸德興葬訖子與婦均無畱養意仍歸婺源依曩時保媼遂爲尼且併埋前妻之骨而前妻子亦蕩敗與婦俱死尼又收葬之鄉人重尼節築菴居之

江南通志

萬厯間婺源山民余屹者老無子撫姪爲子一日父子採樵入山遇虎搏屹傷肩項仆地時子年十二以所執挺擊之相持良久虎釋屹眈視欲搏其子子又以挺擊之遂逸去父子獲全

江南通志

通志

方良曙字子賓以應天尹歸老嘗手自舂粲以供堂上飯客過

而訝之良曙曰我不至乏力欲以手春志劬耳

江南通志

尙寶潘士藻字雪松嘗言爲善須要直捷發揮得出從心中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倒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故曰君子修之吉

江南通志

鄭燭字景明鄒東廓門人也仕終河間府判人見其衣冠質樸謂之爲率真鄭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所謂真者何如

江南通志

洪垣字覺山所學得之湛甘泉嘗語人曰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則隨我所往自然寬博有容又曰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方寸先自擾而叢脞隨之矣

江南通志

汪士達博學工詩任山東蒲臺縣丞從直指登泰山見秦碑無字直指以秦滅詩書疑之對曰此碑外所加石韜內有李斯篆

文金字因朗誦其文直指驚歎歸老後與邑人結鄆山詩社著

有改韻譜鄆山詩集卒年八十有六

江南通志

戴思孝字永言讀書取友以道學自勉謂吾儕居近紫陽歷世未遠先賢一脈相承不忍聽其中絕也新安士行爲之一變

江南通志

通志

金鼎鉉字象源東修惻惻子自皤登科馳書勸之曰塞運初通畱不盡之藏還天地善根勿撥積有餘之慶貽子孫當時以爲

名言

江南通志

唐祁父嘗貸某金後某僞以失券告而索金祁曰券雖無事則有如數償之既而某復託一人以前券來索祁曰事雖僞券則真復償如前人以爲笑祁曰我感其初之能急吾親耳後舉欵

鄉飲賓子鴻舉成進士

江南通志

唐正洙字季暘樂施予里中橋梁道路修治不遺力每日古人以道弗覘國吾族聚此而蕪穢毀廢獨不繫家運乎況仁心及物亦惟力是視不分大小也

江南通志

黃元耀性溫厚嘗失夫己氏意歸其家開門謝之夫己氏呼其名詈曰以瓦石撞爾屋不百不止也應曰唯唯家人憤甚欲出關弗許擲瓦石者果滿百去或問何能忍至此元耀曰昔人愛屋而及烏今我不能使彼愛人而及屋我自尤之不暇而暇尤人乎

江南通志

汪大業字簡宜少從其族大父念祖者學念祖嘗訓之曰文貴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實不篤

江南通志

汪皓字維晦生平省躬視履一循乎理不信禱卜見人爲之者輒曰此胸中無主耳理所當行雖凶猶吉行悖於理卽吉亦凶

也

江南通志

康熙間延平廖騰燦宰休甯江潭有積竊素爲鄉里患廖拘至諭以改行各鄉安枕未幾邑人有以剝股療母舉孝子者詢其人卽積竊也遠近驚嘆謂王彥方化盜牛人復見於今矣江南通志

一九和尚少時父爲虎所搏一九揮拳擊中虎眼眼珠迸出奪父屍於虎口負歸翌日獨持械入山求虎鬪殺之邑令旌其門曰孝勇後於石金菴爲僧以苦行稱江南通志

舊志有陳金汪光翰二條移入名宦義行

甯國府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出手引入恪令持去故地卽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所謂兩山之閒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者是也

江南通志 抄此條本搜神記

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瓠盧中貯漢書云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琛甚珍之

江南通志 按此條本梁書蕭琛傳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友以棠家書示之啟緘知戴已潛遣人邨其家矣

江南通志

太平之龍門鄉有浮田計黑壤三百餘畝若萍鋪水上隨水升降踐之俱動厚不過數寸其下清冷莫測旁有寶土不浮周繞之凡田縱極膏腴一秋稔外無別產此則每歲麥秋滿壤而又有不種自生之草其實可食斂之日得斗許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而不決土以潰亦異聞也

江南通志

宣城之東鄉有仙女橋相傳谷麻村有麻氏女及笄未受聘父

母並喪遺二幼弟嘆曰我去二孤將安託遂不嫁撫之長與納婦同居終其身里人異之稱爲仙女嘗捐釵構橋以便行人遂

以名之

江南通志

孫自修字敬夫從朱子遊時宣州正學衰息自修獨卓然以儒者自命每舉禮儒行飲食不淫居處不滯二語謂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欲勝則義不立不淫不滯所以立義也

江南通志

徐旭字啟東以訓導校河南鄉試舟次有同事者受託代爲輸款旭從容拒之其人請不已旭乃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吾輩生平讀書無以報國惟盡心所事可補萬一乃敢爾耶

江南通志

戴儒爲荊州府同知致仕歸隱居宣城之黃池別業操履嚴介歲歉乏食鄰家有桃實踰垣家人或欲取之戒曰甯可餓死五

品大夫豈以一桃失節

江南通志

張槩字士儀五歲受書即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知其義耶曰便當行之豈徒知之而已

江南通志

宣城有降乩者一日徐肇家乩書節婦詞一章且謂節婦居村西北七十里可問吳肅公徐以詢吳乃知吳有妹苦節十餘年長齋紡績贖既鬻之祖墓以葬舅姑遠一女出嫁遂絕粒而死

江南通志

吳霖字良濟以布衣講學與白下翰林焦竑甚契嘗語學者曰吾人任舉二論中一語皆可終身由之莫能盡矣何泛涉為

通志

宣城徐翁尚書元泰之父也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

御史受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元泰與弟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流涕述受扑事元泰兄弟乃發憤下帷相繼登第元泰謁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卿也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親友畢集候翁出翁稱疾堅臥不起元泰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翁曰此我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我恩人汝思報怨我所以病也汝往當以我言開心告之元泰唯唯翁乃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元泰來甚恐郊迎盡禮元泰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

杜存性字寅和居貧不苟取每語人曰奔負勿悔著人窮勿失信其言雖俚而甚質

江南通志

胡夢龍令棗強父尙洪戒以三事曰額外不可征也暮夜不可

受也非法不可刑也後子孫俱以廉潔世其家

江南通志

瞿鐵字永賓守己以正有奴背主而來投者獻田若干畝卻之

曰汝今日因主弱而投我安知他日不因我弱而他投乎

江南通志

程良振以孝行聞甯國令來者輒欲旌之則曰孝庸行也以此

市名何忍焉

江南通志

湯開運字無我以不逮事父母爲憾年長於其庶出叔父幾二

十幼課以經長受以業寢食同之曰吾不及見我父見諸父如

父焉康熙初以歲薦仕中書晚歸益粹於理學每日學以本諸

躬行者爲至

江南通志

周夢鼎字汾頌生平孤介適與邑令善歲除有以鏹數十求言

於令而納仇人於獄者夢鼎叱去曰斯時獄中人我且捐金代

贖使歸以甯其家況從而納之耶其人慚退

江南通志

劉蘭生字君徵父爲臺諫或誘之曰君以公子稍事請託何損生平而徒自苦爲蘭生曰倘我父而老於諸生也我亦將事請

託耶

江南通志

汪象琰字繁珩幼時家夜被火有批其頰而奪手中物去者固熟識也象琰置不言晚年子弟問及象琰曰事已過矣知其人則不復忘不如不知之爲愈也

江南通志

宣城施閏章康熙己未以應博學鴻詞試居京邸其家寄雲樓下有老梅四月開花四枝俄而邸報至以

廷試列高等改侍講而城內孫茹二編修與南陵高檢討一時四

詞林果符四花之兆

江南通志

康熙丁丑年漁人漁於南陵城北河忽見水面深綠色乍滅乍

起以手探之得錢盈把因再漉取得錢甚多皆開元通寶文

江南通志

張金度字旭原康熙閒以舉人知邠州有惠政揭聯於室中曰

富貴功名須要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務在勉強而行之

江南通志

涇縣查氏女適包某包生而奄長不滿三尺並不能行立氏安

之左右奉侍年三十餘而包卒人勸之嫁氏泣曰余無夫婦之

道而有夫婦之情矣遂終其身不肯去

舊志

池州府

東流與彭澤接壤相傳陶徵士種菊於此故縣曰菊邑江曰菊

江

江南通志

威烈江將軍子五居至德鎮梁太清時候景兵自采石渡江子

五欲至歷陽邀其歸路朱昇以爲不可及景偏臺城又以中旨

促之使戰子五與其兩兄子一子四直砍賊壘殺數百人後隊不繼賊以戈擊其兄解左體子五呼曰與兄俱出何忍獨返遂戰死

江南通志

按梁書江子一濟陽考城人侯景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眾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請開承明門挑賊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并見害與此異

孫冕於天禧間知蘇州府甫及暮卽大書廳曰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乃拂衣去隱池之九華山

江南通志

乾道中池州竹生穗實饑民爭食之知州魯晉繪瑞竹圖以獻
章服上疏劾晉曰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
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饑民有食糟穢
者有食草根木皮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是爲珍於五穀哉猶
愈於死而已晉牧民顧使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上乎邪佞
成風漸不可長晉遂免官

江南通志

諸大道嘉定閒孝子父令青陽死卽葬百丈潭大道築廬守墓
洪武初廬猶存開平王常遇春追趙普勝過此題詩旌之

江南通志

姚鏐謹厚樂施予族黨多貸其金者鏐老取逋券悉付諸火語
子孫曰毋遺此以累汝輩他日或以財賄致傷戚黨式好之情
損德多矣

江南通志

丁旦字惟寅文恪紹軾之父持躬勵學嘗以二語自省曰纔仆

卽須硬掙立起有過卽須暴白不瞞

江南通志

葛財傭工也代人樵汲積數十金見西關舊河無津梁盡出其

貲造木橋二十餘丈從此往來如坦途今橋址猶存

江南通志

吳世煜字穉明遭賊亂負父出走賊欲斫父世煜求釋詭云願

爲向導搜四鄰賊許之遂釋其父世煜計父去遠乃厲聲叱賊

曰生己之父而殺人之父非仁全己之孝而毀人之孝非義頸

可斷向導不可爲也賊怒殺之

江南通志

舊志有柳世恩韓藻二條移入宦績流寓

太平府

洪武中當塗縣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冤曷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容貸與其存犯法之父曷若

全無辜之男詔可

繁昌田夫夏廷美一日聽張飯山講學謂爲學者學爲人也爲人須學爲真人不可爲假人夏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從此學問有得每日天理人欲只在迷悟閒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

江南通志

吳一驥字純所萬厯閒爲湖州府同知適有柄臣家悍僕辱縣尉尉不敢訴一驥執而笞之僚屬爲之危一驥曰以天子命吏

撻宰相家奴何懼爲

江南通志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入蕭名攝之至卽送入樓令日畫壁成當釋汝尺木生萬厯閒至是已年七十餘方抱病不得已爲畫匡廬峨眉泰岱衡岳四大名山凡七日而就遂絕

筆今登斯樓者嘆賞不置畫與樓俱傳矣其事與沈周絕相類

江南
通志

江南初入版圖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而贖之不許婦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窸窣有聲則婦尸在焉以篙逐之次日泊舟戶復至乃舁而棄之岸月餘裨將坐船頭忽大叫曰婦又至矣自投水中死

江南
通志

楊穀汝順治閒以中書奉差偏沅歸垂橐蕭然客問之則曰奉母者武昌之魚贈客者衡山之雲

江南
通志

太平府學大成殿四柱皆丈八之圍一柱損壞徧覓無中度者惟書院中有白果大木一根而短二尺餘秋九月大風雷雨此木拔倒土中尙有二尺餘寸足中柱材

夏所聞見
錄新増

廬州府

無爲州鐵佛因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爲人消息師曰新月有圓

夜人心無滿時

江南通志

侍郎包令儀孝肅拯父也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

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刊石立於堂東壁

江南通志此條本包孝肅集

包孝肅拯子總爲潭州通判卒無嗣先是孝肅有出媵生子育

於外總婦崔素撫其母使謹視之及總死乃取之歸名曰綖人

傳包無後不知實有嫡嗣在也

江南通志此條本包孝肅集

米芾知無爲軍時蝗不入境鄰縣移文咎芾謂驅蝗入彼芾判

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非干人事擠排敝司既能遣去貴縣何

不發來相傳以爲名語

江南通志

吳尊字橫溪侍郎光義之祖也嘗以形家言卜得生壙族屬復

有以形家言奪之者尊曰此一塊土爲爭端而薄宗族吾何忍

焉遂棄之子廷弼字守溪當光儀令仁和時或言以茂宰父何不一覽西泠之勝廷弼曰吾爲子之事未畢敢言爲父之樂乎以尊猶未安窀穸耳負土事竣始一往視見光儀貌少瘁正色曰精神用在一處自無不足汝我一子而仁和萬人父也汝不負爲萬人父卽不愧爲我子矣

江南通志

張繼道字襟海無爲州人孝友篤學萬厯閒長子克俊宦秦中次子克佳爲青州司理每誡之曰與其使人畏不若使人愛又曰莫信喜時情莫縱怒時刑臨終賦詩有溫飽原非今日計溺饑獨抱古人憂之句

江南通志

翟道人從兵部侍郎吳光義自陝西來無爲寓西城外謝家莊者二年光義嘗語道人汝當何時死曰欲死則死早晚隨意耳崇禎時遊燕西山光義在朝遣使迎之荅曰我不來卽當有書

來越旬日光義騶從出正陽門忽小僮投一札自與中開緘視

之惟知足不辱四字光義乃挂冠歸

江南通志

姥山在焦湖中一峯卓立萬頃茫然崇禎時知府嚴爾珪建浮圖於其上所費不貲惑於諺所云姥山尖一尖廬州出狀元也方成四級而嚴去有一老儒過其下語人曰此爲廬之劫殺方浮圖如植劍槊自此將刀兵忽起未幾流寇突至江北和含廬江舒巢俱陷郡幾不保老儒之言驗矣

江南通志

趙觀乙合肥推爲學者嘗榜其齋柱云立心行善非求福教子知書不爲名

江南通志

傅時雍字堯黎謹言行篤氣誼一友人病垂亡酷暑急謀喪具時雍卽呼匠到家代爲治之其妻曰今日爲兒製學中吉服而雜以凶器恐不祥時雍笑曰吉凶數也何害

江南通志

土橋鎮句者不知何許人時曳竹持筐句於市叩其姓名笑不
答有客寄囊金於市僧僧受而潛置臥內其妻曝所藉草不知
有金也久之客索所寄囊僧索諸婦婦覓不得窘且投河一市
皆聞句聞趨至曰我於路上草中得之者奈何苦而婦也取囊
付僧封識如初客願分半與之句銖兩不受後不知所終江南通志
舊志有陳金楊宗朱震孫日龍李善胡仕祥六條移入孝友
義行又有李先秦已見義行吳光義已見宦績俱刪

鳳陽府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聞州守議取其甃爲城
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之王府非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
於今尙有典型也壘因是得存江南通志

呂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孺皆穎異夷簡與夫人語四兒

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盛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

拜

江南通志

呂公著當父夷簡秉政時自書肆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賈知是呂廷評乃始驚嘆

江南通志

明高帝自金陵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曰我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對曰久苦兵爭莫或甯宇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甯勞主上垂念帝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

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皆懽醉而去翌日帝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畝耳又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爲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我去鄉里十餘年今乃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向時良可感也越日將還金陵謁辭陵召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公等善爲守視仍賜英文綺帛米粟又蠲鄉縣租賦父老皆懽悅再拜曰感主上

恩德無以報也

江南通志

洪武十六年八月遣中官張林取鳳陽親鄰二十家至京既至衣服藍縷不能朝見命尙衣監每人與衣帶靴帽次日早朝罷張林引入謹身殿朝見帝謂曰朕與諸父老別久不得敘布衣故舊之情矣命於奉天殿左廡下筵宴光祿寺奏二十家筵宴

訖桌席無處收上命禮部每人與黃龍袱包去免謝恩送會同館安歇次日朝罷又召二十家人見攜覽宮殿朝見皇后后命每人與蘇木胡椒各一斤路費鈔五十貫帝賜宴亦人給鈔五十貫謝恩畢帝親送出西長安門叩辭馳驛還嗣給事中徐日新傳旨鳳陽親鄰老者道途遙遠江河雨雪往返爲艱今後不必來在家每逢時節炷香祝天地教子孫讀書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歲山聽其鞍馬出入行鷹放犬採獵打圍可也

江南通志

壽春隗士騏明季遊京師一日偶與大璫弈璫忽村曰昨有朝士訴予予思暗擊之隗不應方對弈閒璫又曰予以礮暗擊汝士汝將若何隗曰公躬近至尊彰瘡爲天下懲勸所擊士可擊則擊之何以暗爲璫笑而解礮與士皆象戲目也後朝士聞之

以百金謝固卻之

江南通志

臨淮諸生宋吉士喪妻人勸其再娶則曰予聞之曾子高宗以後妻而殺孝己吉甫以後妻而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

吉甫故不更娶也

江南通志

何欽字大敬世業醫至欽益遠其術遠邇求診視者不可勝計學者請教則曰醫在通經學古而已汝欲究吾術盍先讀易以察時變讀禹貢以識九州山川風氣然後博極方書歸約於內經可耳

江南通志

明末鳳陽司理南昌萬仲寶丁母憂將去臥疾未行而流寇突至鳳陽故無城徧署索理官甚急仲寶子元亨遽衣父衣出大呼曰我官也大罵賊賊怒斫數十刃死賊乃去仲寶得免陳宏緒爲著萬孝子傳

江南通志

吏部劉體仁字公馭在鳳陽與其友蘇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叩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銘夢體仁來微笑吟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

水行

江南通志

舊志有黃璫一條移入流寓又有雙孝娥蘭芳桂萼已見列

女刪

潁州府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朝以參知政事知亳州子綜爲西京倅來省億問西京疑獄綜方思之未對億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憶細務不舉可知欲杖之賓客力解乃已

江南通志

王尙循字淡父遊南雍折節讀書題楹帖云過也如日月之食

復其見天地之心

江南通志

李琮極孝母死葬潁城東清河北渚嘗夏水泛漲李憂坐之蕩於水也沒水插竹識之比水落隨竹漩成窩勢堪輿家謂金盆荷葉形也環坐皆李指揮地指揮思破其龍脈捨地爲漏澤園以埋諸無主之骨堪輿家又謂眾星拱月形也其後子孫科第相繼葵登成化丁未榜增登嘉靖乙未榜貞登隆慶辛未榜人咸以爲李氏世孝所致云

江南通志

王道增登萬曆庚辰第選西安推官方巡查漢中丁母喪卽索馬夜行有五虎阻於道道增大哭虎遽去後入臺出巡甯夏河東道多著邊功楊應龍反詔李化龍統兵平之時道增爲布政主兵餉餘丁十萬有欲以之充別項者道增不肯私時論重之先是道增在臺以劾大璫得罪出爲楚參藩時適李贄爲僧於

龍潭橫口詆訶簪鼓末學從遊甚眾道增爲文聲其罪而逐之

侃侃正論深中流弊贊不能難

江南通志

張實素講性命之學有羽客嚴碧虛來與之遊博洽變幻謂實曰吾有黃白術非人莫授願以授公實辭以儒者無事於此碧虛臨去畱一方藥一粒棄筭中十年一日有友劉訪曰嚴藥曾試否實曰黃冠多誤妄何試爲劉請辦藥具試之每藥一分鎔銅十兩須臾成良金劉鼓掌大喙深爲嘆異而實絕口未嘗及也生平孝友文行遠近無閒言後以明經授遼陽斷事

江南通志

潁州鎮撫舍人鹿剛生子鸚雄健多力運刃重六十斤怒激氣

發筋露髮豎骨節有聲身長目微斜左手最捷與人撲多以左勝嘗擲都司門前石獅子於井數十人取之不起鸚隻手引出一之與劉鳳爲友鳳謹厚韜晦不以力加人鸚毆人鳳每解之一

口毆人鳳論不應鳳掣其肘及歸覘肘上五指印皆青色鳳之力更異甚也鳳後以殺流賊功朝議授錦衣百戶世襲而鸚適殺人官司求之急其兄恐禍及族也醉而溺諸河遂死命下莫敢應事遂寢鸚後顯靈山中今土人所祀鹿將軍廟猶赫云江南通志

志

徐惟適揆方讀書強記人有遺忘者質之卽指曰在某書某冊某頁中百無一爽書桃符於門云上天特命爲寒士小子惟思學古人願守見而奇之停驂造訪徐踰垣避之江南通志

王質字夢瑾自永樂閒登朝出爲外藩入居內輔勞勩終朝無纖毫過失自奉不異布衣時每食蔬菜終身不厭時號爲青菜

王

江南通志

考功薛蕙常曰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

神也小人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江南通志

皇極教倡自河南亳民惑之者甚衆順治十四年知縣陳大綸及生員范文炯王邦翰等設法擒剿始除

江南通志

甯掄字獻賢子世簪康熙閒授翰林編修每訓子曰違心之事一件不可行傷心之言一句不可說

江南通志

康熙閒亳州有女子本北人幼隨父母避仇來亳賣腐十餘年積貲二百金女長有邑鄰里欲聘之父母計親戚墳墓咸在北且日久仇盡盡北歸嫁女乃僦裝僱二驢與母女乘而父徒行以從纔二十里見弓刀兩騎來突挾女上馬疾馳不顧父母追

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父母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又弗許三請罄其二百金騎取金仍挾女去父母號呼不捨騎拔刀並殺之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女伺守者少怠躍入井中守者猝無計取汲器者至乃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縋繩引救女之人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首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并墜井女乃跨其馬奔高樓家訴其故村人齊赴視井果有二人其一折頸死矣眾引其一出女拔刀斷其首囊金咸在報之州守守爲驗實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歿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乃迎入署擇所拔諸生某厚

匱以嫁之

江南通志

亳州女子王四姐幼字李範同之子殿機範同爲叛案牽連妻
張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甫三歲隨母因冒王姓後充校尉
革退賣身鑲紅旗厄爾庫爲奴與王氏家久不相聞王氏叔與
兄偁令改嫁四姐知夫尙存之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年三十
四匍匐至京流離顛沛瀕死者數矣乃遇殿機於厄爾庫家已
配婦蕭厄爾庫重其節義願不取身價許斷出殿機并蕭氏與
四姐同歸經巡城御史阿爾贊

題請下部議聽與王氏完聚

江南通志

舊志有卜宣任翼宸司羽三條移入孝友義行詳異又有王
敷政已見孝友周太和已見義行刪

滁州

羅疇元祐閒爲滁州法曹或曰滁貧陋如之何疇曰此歐陽公

醉鄉也香泉萬斛以爲供億白雲千頃皆我官田何謂貧陋耶

江南通志

趙相本衛所百戶以鄉薦除寶慶府推官清介不名一錢凡有

所餽輒謝卻曰吾姑畱此遺我子孫

江南通志

潘運皞字熙仲五歲甫讀書父問兒何志對曰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康熙閒投舍人有文名

江南通志

滁州學宮祭器及編鐘等項皆元至元時所鑄古雅可觀城西

鐘鳴寺鐘銘用陽識元後至元四年郡守劉琪鑄琪旣鑄鐘建

樓曰鳴遠樓欲使環滁宵傲夙興非爲寺觀設也明郡守戴瑞

卿改建鐘樓又爲菁莪館於樓前以教育士子今乃易爲寺使

信居之失其意矣

舊志

清祕述聞引柳崖外編云人傳王偉人先生庚辰鄉闈中主司

擬解首本房爲署寶雞令全椒郭元灝請改置第七間其故則曰某家凡入鄉闈所取七名多中鼎甲如某某皆然請再以試此生主司許之王果以辛巳狀頭入詞館

舊志

和州

胡澄字景濂天順閒歷縣令州倅生平清慎好學嘗訓諸子曰吾爲吏十三載不敢有毫末私懼不類於先人也汝輩其體之有書數櫃作藏書記以授子曰是足以遺汝矣令世世業此者守之

江南通志

蔣銘性耿介孝弟其子已與賓興遂以世業百畝盡讓與弟謂子曰汝進用有日矣務竭忠以報國可勿爲囊橐計也

江南通志

舊志有魯國俊一條移入忠節又有張叔宣已見名宦魯一

璠魯一惠魯可爲已見忠節刪

廣德州

李徵儀字于來萬歷間爲御史適中貴傳旨經營臺榭煩費不貲徵儀抗顏曰今上富有四海卽以中民十家產奉清宴歡亦何不可然以一家計之必先飭治所居爲子納婦然後以其餘及耳目玩今所急應不在是中貴諸人舌撓不下徵儀曰但奏御史李某云云可也語傳禁中遂報罷時三殿未建諸王未婚故語及之

江南通志

夏元和字節之以通判權關臨清嘗榜廳事後云摘蔬尋別味種竹映虛心竟以潔己盡瘁卒於官

江南通志

建平知縣杜鳳梧山西太谷人嘉慶二十年卒於官繼妻衛氏既視含斂集家人以子洵潯洞及女仲貞爲託家人察有異請畱身撫孤衛氏曰吾已吞金矣須臾而死巡撫胡克家爲請

旌於朝方鳳梧疾困時女仲貞刲股和藥以進不效歿後妻高氏雉經
家人救之得不死時以爲一門節孝

舊志

六安州

何叔度子尙之義熙末選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
及至叔度所叔度問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
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
嘗往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後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親舊無
復相窺者矣時服其言之明達

江南通志

焦煥建炎間赴試京師旅中主舍婦失一金釵爲其僕所獲卽
行數日方告煥煥遽返而還之或以試迫告煥曰此婦失物必
疑其左右捶楚急則赴水投繯勢所必有吾不忍以一第故誤
一命也旣還入京已過試期而以場屋災仍得入試舉第一諺

曰不因場屋火怎得狀元焦亦奇矣

江南通志按此事或作焦並

元至元間知州王大有當春時詣宣聖廟聞羣蛙鼓沸意謂清廟不宜有此或曰以草灰布之中毒自斃或又謂網罟可殲大有曰獨何忍傷其生乎使學正祝於土神翌日寂然從此遂無

蛙

江南通志

郭淵字濟川汾陽裔也明初定天下民以占民籍輒爲吏攬惟爲丞相奴則吏不敢侮因欲相率爲之淵阻之曰民雖賤王民也奴雖貴人奴也使世爲人奴與王民孰愈民愧而止

江南通志

金天爵字理源嗜學孝友愛兄子逾己子而督率甚嚴每曰姪也孤愛之不當僅若己子然使姑息不令有成卽愛姪反不若

愛子矣

江南通志

鄧夫人總戎黃鼎妻賢而有才略流寇躡六安鄧禦之於白湖

濤殲其帥閣部史可法旌之曰翟茆龍韜

江南通志

崇禎末張獻忠攻陷六安屠民墮城去時總兵王憲頓兵安豐塘下三日不進萬民以傾明年憲道經安豐頓兵處暴雷震死

江南通志

泗州

歐陽觀修父也咸平閒爲泗推官讞死獄每徬徨求其生夫人詰之則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乎

江南通志

吳師禮錢塘人知天長縣擢司諫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

江南通志

戚杰字翰川少聘花氏女未婚而瞽戚年十八登進士擢吏部主事婦家請易婚戚曰夫婦倫也病廢命也吾若不娶彼將安

歸遂執不易

江南通志

盱眙馮應京字慕岡官楚中僉事時楚民困鑛稅馮下車卽語

縣令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吾以三尺從事矣於

是令以無鑛報而民少蘇

江南通志

徐文炯字中白知沁水縣歸訓子弟力學署堂聯云世閒有幾

許名門皆因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

江南通志

崇成己字仁也讀書好施家遂置有田一區傍湖干適大旱湖

竭惟成己之田有塘潴水猶沒肩令遠近汲取弗禁佃請曰君

行義如吾農何成己曰槁我之苗與戕人之命孰急哉因推己

食以贍農

江南通志

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五十

雜類志

辨訛

江南通志有辨訛一卷茲錄其要者若干條其已見於古蹟陵墓各處者不復述

方志爲一邦記載之書所當考訂者地理爲最要人物一切次之蓋疆域舛則無之不舛非僅烏亥豕之小誤也舊志辨訛於地理多所正是竊嘗疑古廬江所在或謂江西或謂江北迄無確論而舊志亦未之及茲本懷甯縣志創爲江南之說沿流溯源頗非臆斷述雜類志辨訛

休甯之黎陽廢縣

黎陽廢縣在今休甯縣東南黎陽鄉屯溪率口之間而寔字記謂有隋廢休甯縣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南當水口按隋氏休甯治萬歲山乃孫休時海陽舊地不應復有此阯當是誤以黎陽

爲休甯也

當塗之小丹陽

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江甯縣東南五十里九域志當塗縣有丹陽鎮卽故縣也而班固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陳宣帝詔亦曰爾熊繹之遺封按楚始封之丹陽史記徐廣注在南郡枝江正義云歸州秭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是與此相距幾千里非吳地之丹陽也當塗之故丹陽城乃吳地之丹陽漢置丹陽郡治宛陵丹陽別自爲縣因有小丹陽之名班固以爲楚始封之丹陽誤矣

廬州

應邵曰廬州古廬子國也通典因之復云左傳自廬以往卽此地考左傳杜注廬今襄陽中廬縣漢屬南郡與廬江郡之廬名

同而地異又廬州古蹟有同食館唐元和中刺史路應建亦採左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義其說與通典同

古英國

史記夏本紀封皋陶之後於英六索隱曰地志六安國六縣咎繇後偃姓所封英地闕正義曰英卽蓼也又曰英後改爲蓼數說不同蓋英地久已無可考矣今英山縣始見於元史志續文獻通考云英山縣本羅州羅田縣東鄉地宋淳祐間立鷹山寨咸淳初改名英山因立爲縣屬六安軍是英與鷹以音同而改非卽古英國也英山志云縣有英布宅又因布姓英氏而附會其說耳

黟縣

黟縣之名舊有二說劉煦曰黟音同醫縣南石墨嶺出石墨故

也圖經云新安貢柿心黑木故以名縣二說皆穿鑿考新安志
黃山舊名黟山秦置黟縣取義於此南畿志從其說

松滋廢縣

通典云霍邱漢松滋縣續通典云宿松縣漢元始中爲松滋縣
屬廬江郡晉武帝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兩說互異考
漢書志廬江郡松滋縣東漢時省三國魏置安豐郡復置松滋
縣爲屬晉以後因之至隋始改名宿松故隋書志無松滋縣唐
武德初別置松滋縣屬蓼州七年省入霍邱縣通典以唐蓼州
之松滋爲漢松滋誤也至續通典晉改宿松之說考宋南齊志
安豐郡仍有松滋縣則以隋改名爲正霍邱志松滋廢縣在縣
東十五里漢初置松滋侯國在今宿松縣界後漢省唐初改置
於此武德七年廢考核最明又寰宇記松滋一名祝茲卽古鳩

茲春秋鳩茲邑在蕪湖縣既非宿松亦非霍邱記又誤矣

六蓼

六蓼二國虞夏以封皋陶後六後爲六安州蓼後爲霍邱縣本無可疑一說六蓼故城俱在壽州遂以六安州爲漢潯縣霍邱縣爲漢松滋皆非也

皖城在潯山辨

皇輿全覽及明統志皆云元至治三年分懷甯清朝玉照二鄉於故懷甯置潯山縣南畿志亦云潯山古有城卽府治故址蓋懷甯縣東晉安帝時置地在三國吳之皖城故新唐書志云懷甯縣有皖山又圖經云縣之最著者有潯皖天柱三山以地言之則曰潯山謂其遠近山勢皆潯伏也以國言之則曰皖山謂皖伯所封之國也以峰言之則曰天柱指其最高者名之也而

三國吳之皖城在今懷甯縣之北今潛山縣亦在懷甯縣之西北一百二十里則南畿志所謂古有城者卽吳之皖城及元分懷甯爲潛山而潛皖天柱三山皆在潛之境內則今之潛山卽古皖伯所封之國在吳謂之皖城在東晉以後謂之懷甯在元以後謂之潛山馬端臨所謂郡邑有時變更山川終古不易者也又考一統志今之懷甯宋端平三年隨府南徙則皖城在潛山無疑而以今之懷甯爲皖城者誤也

安豐城有二辨

一在霍邱漢置安風縣後漢爲安風侯國三國魏置安豐郡晉安帝省宋末復置東魏郡縣俱廢水經注淮水東爲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邱戍是也此在霍邱之西南界一在壽州沈約宋志南豫州安豐江左僑立晉安帝省爲縣宋

齊梁間屢復置隋開皇初郡廢以縣屬淮南郡唐屬壽州明初省寘宇記縣在壽州入十里今爲安豐鄉水經注淝水西北逕安豐縣故城西是也

古舒縣古龍舒考

舊說及府縣志皆以舒城爲古舒縣而以廬江爲古龍舒按蕭齊志廬江郡舒縣注建元二年爲郡治隋書廬江縣注齊置廬江郡梁置湘州據隋志所云置郡之地與齊志合是舒與廬江皆爲郡治而今之廬江卽古之舒縣明矣但其改舒縣爲廬江不知何時梁陳無志可考隋志又不詳後人緣此致疑然其實一也又按漢志廬江郡所領有舒龍舒二縣杜預注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明是舒縣在東龍舒在西今舒城在廬江之西則舒城之爲龍舒尤爲明證且其縣唐時所置上取古

舒城爲名後人泥其名以爲卽古舒縣遂反以廬江爲龍舒誤矣

取慮臨潼二城

舊志謂取慮漢縣後魏置臨潼郡謂之臨潼城在虹縣北一百二十里按虹縣北六十里卽睢甯界取慮旣在虹縣北一百二十里尙得謂虹縣地乎又按秦二世二年取慮人鄭布同起兵圍東海則取慮秦已有之又按臨潼故城在今靈璧縣東北七十里金志元光初議於靈璧縣潼城鎮設倉都監是也而取慮又在臨潼東北屬睢甯界魏收志云臨潼郡治臨潼城孝昌中陷武定六年復置兼置晉陵縣爲郡治又云梁武置潼州武定六年改置睢州治取慮城是取慮臨潼本爲二城後人混爲一城誤以潼州爲潼郡也

故虹城

按故虹縣在今五河縣西元和志云武德四年在今虹縣南百
里故虹城重置虹縣十三年移於今理卽今虹縣也計虹縣南
四十里卽入五河界則故虹城之在五河明矣

蒙城非莊周故里辨

按蒙邑前漢地理志屬梁國今歸德府地而江南之蒙城在漢
爲山桑縣屬沛郡至五代時始置蒙城史記以莊周爲蒙人應
在梁國而非五代所置之蒙城矣商邱縣有小蒙城云是莊周故里

白公勝封邑

廬江郡慎縣文獻通考云白公勝邑按左傳子西召勝使處吳
境爲白公杜注白楚邑也汝陰郡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是勝之
封邑在褒信矣白公敗吳於慎非封慎也至廬江郡之慎縣乃

江左僞置本漢九江郡浚遒縣之地而通考混爲汝陰之愼訛之訛矣

宋國地辨

春秋宋國之地今屬江南者惟徐州之彭城蕭二邑宿州之相銓二縣而國都則在河南歸德之商邱所謂州伯之墟微子之所封是也舊志凡宋大夫華元樂喜向戌諸人皆入鳳陽府人物者非至汝陰郡新鄭縣東漢章帝以封殷後因改曰宋本七國時魏地舊志蓋誤以東漢宋縣爲春秋之宋耳

建德縣堯城舜城

寰宇記舜井城在縣南四里城中有舜井故名按元和志堯城在縣南舜城在縣北本爲二城寰宇記遺去堯城而以縣南爲舜城皆外也

下邳白門

後漢書云曹操自將擊呂布至下邳城下布與麾下登白門宋武北征記云下邳城有三重魏武擒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是白門之在下邳無疑矣三國魏志云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擊之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足當明公而輿地志謂白門徐州南門今按魏志云不如待其來攻是至彭城時猶未軍臨城下也曰及太祖攻之急則已及下邳矣且建安初先主爲徐州牧屯下邳呂布擊取之三年曹操攻呂布於下邳決泗沂水以灌城擒布殺之操之擒布在下邳則布所登之白門樓其爲下邳又何疑焉輿地記未審考也

按下邳今江蘇邳州地與安徽無涉

滁陽城

寰宇記滁陽城在廬江慎縣東北六十四里吳赤烏三年遣兵斷滁作堰以淹北道遂築此城按吳志赤烏十三年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唐其地在全椒六合二縣界與合肥尙遠又晉書志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北至壽春悉屬魏時廬江郡居巢襄安諸縣江津要害之地雖爲吳所據豈能越境築城於此當是魏人所築以備吳耳

焦城

通典亳州理譙縣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卽其地也有古焦城考史記周本紀注地理志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據此則非亳州之譙矣譙本春秋陳之焦邑左傳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之古焦城蓋陳楚時舊城耳

周瑜城

舊志謂吳周瑜從孫權舉義徙家於舒因築此城按瑜本傳瑜廬江舒人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是瑜本家於舒徙家者乃孫氏也謂瑜徙家於舒者誤且傳稱孫堅興義兵亦非謂權也

天柱山

天柱山舊名南嶽高七十餘仞綿亙數百里連跨安慶六安界其南曰潛山其北曰霍山皆此山也史記武帝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濤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水經注濤者山水名也開山圖濤山圍繞大山爲霍山爾雅大山宮小山曰霍郭注云宮謂圍繞之自唐以前皆以濤霍爲一山至通典以霍

山爲漢潯縣地則天柱似專屬六安而懷甯縣注復云有潯山一名天柱山其說兩歧明楊循吉求其說不得遂謂潯山縣別有一天柱山非漢武登封之南嶽潯山去六安僅數百里山川互互安得有兩天柱乎

潯山縣西北四十里有山曰天柱山霍山縣東南有南嶽距城十里卽漢武登封處以天柱南嶽合爲一山者非也附錄舊志

睢水

舊通志小河在靈璧縣城北六十里卽睢水項羽大破漢軍於靈璧東睢水上卽此所引與史記合而江南舊通志於徐州之睢水復云楚項羽敗漢睢水上水爲不流卽此兩地不同而一事疊見矣

螻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蠟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顧炎武云按蜀志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孫夫人自荊州復歸於吳而後不知所終也殉蜀之說未知何據

花靨鎮

宋孝武帝建含章殿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殿檐下梅花落額上號梅花妝其地在建康城宮內而壽州之花靨鎮亦以壽陽公主梅妝而名附會極矣

馬頭戍

重刊五經通志卷三十三
梁天監五年取魏合肥魏人守壽陽於馬頭置戍普通五年梁取壽陽亦置戍於此其地在壽州西北二十里或以爲卽馬頭郡者誤晉安帝於故當塗縣置馬頭郡在懷遠縣西南二十里非壽州也

泗州挂劍臺

寰宇記挂劍臺在大徐城臨朱沛水相傳爲季子挂劍處括地志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卽延陵季子挂劍之徐君也按泗州爲古徐子國大徐城卽古徐子國也漢之徐縣隋之徐城縣皆泗州地而江南舊通志或入於邳州或入於徐州誤矣

段秀實宅

舊志英山縣有段太尉宅按本傳秀實姑臧人自安西府別將

以至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其平生宦蹟所至皆在西陲大歷十三年朝京師賜第一區應在長安舊志以秀實曾領鄭穎又嘗賜第遂舉英山之響山以實之不知秀實開府第實在涇原而鄭穎不過遙領以資軍實耳觀馬璘傳云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可見而秀實之爲帥實代馬璘則鄭穎非其所歷而有宅之說誤矣

兒寬

舊通志兒寬載入亳州按史兒寬千乘人前漢志屬青州入亳州誤

當塗辨

後漢書下邳王傳建初四年以九江之當塗等縣益下邳國李賢注當塗在今亳州鍾離縣此說是也而荀淑傳遷當塗長滕

撫傳陰陵徐鳳等築營當塗山中注皆云當塗在今宣州其說互異按宣州之當塗乃東晉僑置之縣非漢之當塗也蓋賢注書時集儒臣張大安劉訥言許叔牙等數人其爲之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牴牾之處擇其是者從之可矣然今之當塗乃卽晉僑置之邑而古當塗之廢已久

歷陽山辨

明統志歷陽山在和州西北四十里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吳孫皓嘗遣使祭以太牢蓋今和州古歷陽縣地故所載如此按吳志孫皓傳天璽元年都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與江表傳之言合但歷陽之上冠以都陽而吳之都陽郡由孫權分豫章地置乃今江西饒州地非和州也又胡三省言晉志都陽郡無歷陽有歷陵縣陽當作

陵并引饒州圖經所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爲證則吳志及江表傳之歷陽已屬歷陵之訛後代纂志者并不察鄱陽之文直指爲和州之山斯尤誤矣舊志亦仍之而未削也

當利浦辨

明統志當利浦在和州城東漢末劉繇遣將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袁術卽此志說是也舊志不採而引他志言晉王濬過三山王渾遣人邀之濬曰風當利不得泊卽此按劉繇屯兵當利事見吳志孫策傳又周瑜傳瑜從孫策攻拔當利則當利之名其來已久不始於晉也又王濬伐吳自武昌順流東下已至三山則距建康止四十餘里而當利在三山西八十餘里非濬軍所過也況濬本言風利不得泊亦無當字他志所云皆鑿空之說舊志採之誤矣

霍邱辨

明統志云霍邱縣周霍叔處封邑并言叔有冢在縣淮水岸上按史記武王封叔處於霍注引漢書地理志云河東彘縣霍叔所封又鄭元周禮注霍山在彘縣本春秋時霍國地杜預左傳注略同按漢彘縣今山西霍州則言霍叔封霍邱及淮岸有冢之說皆不足據舊志悉仍之是未深考耳且因左傳晉獻公滅霍之文并附會獻公之墓亦在霍邱其誤滋甚

張純

舊志廣德名宦中入漢張純云純京兆人爲廣德令有異績按京兆之張純字伯仁東漢人仕光武朝位至大司空其前後歷官具載范史本傳未嘗爲廣德令蓋爲廣德令有異績者乃吳郡之張純字元基仕三國吳大帝時官終太子輔義都尉其事

蹟皆見吳志孫和傳注中舊志誤合爲一耳

吳置新安辨

晉書地理志新安郡吳置按吳志孫權傳建安十五年分丹陽黟歙二縣地置新都郡又吳臣賀齊爲新都太守朱據左遷新都郡丞各見本傳則吳置新都非新安也至晉武太康元年始改名新安具見宋書州郡志晉志所云較宋志爲疎矣惟吳志陳表傳中有新安都尉之文然此乃傳寫之誤據諸葛瑾傳注中所引吳書蓋表本爲新都都尉尤明證也後代纂志者尙有沿晉志之說是未詳考吳宋二史而究其始末耳

魏據濡須拒蜀辨

舊志和州濡須山魏據其西以拒吳蜀此承明統志之文也按濡須爲吳要地屢與魏兵相持於此見於吳魏二志者詳矣地

有東西兩關云魏據其西以拒吳是也若蜀境去濡須絕遠其兵安得涉斯地而魏特據險拒之乎吳下蓋衍一蜀字

王範辨

舊志無爲州東興隄梁合州刺史王範屯兵於此按屯兵者乃梁武帝從子鄱陽王範王非姓也據梁史範傳太清元年除合州刺史鎮合肥侯景之亂棄鎮出東關請兵於魏東關卽東興隄

章華臺辨

舊志章華臺故址在亳州據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在今南郡華容縣通典云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卽今湖廣荊州府屬縣也蓋去亳地遠矣

牛口辨

舊志潁州霍邱縣城東牛口埠集唐太宗追竄建德處按唐書太宗敗建德於虎牢追奔三十里建德竄匿牛口唐兵執之則牛口卽近虎牢不在霍邱地名偶同爾

丹陽郡治辨

自兩漢三國丹陽郡皆治宛陵卽今甯國府治至晉武太康二年置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郡移治建康今江甯府是也漢丹陽守李宗明統志入甯國府名宦本不誤江南舊通志改入江甯非也

蔣濟

漢末及後五代疆宇分裂所除之官每有遙授而非實任者如漢建安中除蔣濟爲丹陽太守是時丹陽已爲孫氏所據不得赴郡舊志仍列諸職官非也

陸修

唐貞元中陸修自祠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赴官未至卒於道詳見權得輿所作墓誌蓋修雖除歙州而不及莅任舊志採入徽州名宦蓋震於韓愈送陸歙州序而失之耳

凌準

明統志和州名宦入唐凌準言準爲和州刺史有政績柳宗元爲作權厝志按宗元志止云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初不言在和政績又唐書亦但言準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而不及和州事蓋準先坐王叔文黨出爲和州刺史未至復斥連州故略之也則有政績之說爲誤舊志仍之亦失考矣

王庭筠寓安慶辨

舊志安慶流寓中入金王庭筠云晚愛郡之司空山居其下按

金史王庭筠傳太和元年爲翰林學士明年卒官無晚歲山居事況是時南北分境庭筠以文學貴顯於金不得越疆而寓宋地也

李公麟

明統志南畿志舊省志俱載入安慶府而舒城縣志據所得舊碑龍眠記定爲舒城人考宋史文苑傳云舒州人舒州今安慶也桐城縣志載公麟龍眠山莊遺蹟甚詳則公麟當屬之安慶矣而王再偁東都事略作舒城人此書在宋史前典核可信廬州志亦不爲無據然以正史爲定

二喬宅 喬元墓

按三國志周瑜傳孫策克皖得喬公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史於喬公不載其名第稱公柳子厚所謂年之長老

通曰公若毛公申公涪公是也曹操祭太尉橋公文案後漢書
橋元字公祖靈帝時遷司空轉司徒柳子厚所謂天子之三公
稱公是也橋與喬姓氏既不同名亦各別況喬公皖人今爲安
慶府潛山縣太尉爲梁國睢陽人今爲歸德府睢州相去千餘
里考太尉傳中絕無避地居皖之事而三國魏志云建安七年
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元其辭曰奉命東征屯
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宋真
宗時改浚儀爲祥符是太尉以睢州人而葬於祥符總與安慶
之潛山無涉也府志於古蹟內載二喬宅云漢喬元避地居此
有二女負國姿宅前有井水猶帶脂粉色因於墳墓內入喬元
墓并易其姓爲喬欲令太尉得佳壻而先使二喬認假父不亦
謬乎又按太尉以靈帝光和六年卒年七十五至獻帝建安三

年孫策破皖之歲凡十六年計二喬初嫁必當及笄之年則方其始生而太尉已當作土中人矣算其年分亦未合也

唐柴紹墓

安慶府志云唐駙馬柴紹墓在潛山縣太平山按新唐書傳紹晉州臨汾人尚高祖平陽公主高祖起義旗時有功累封霍國公徙封譙國貞觀二年卒夫紹以功臣與佐命例當賜塋域陪葬京師況公主已於前武德六年薨高祖以主有武功特異其禮令葬用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其尤爲京師長安無疑豈有羽葆鼓吹徑行三四千里之遠至舒州而營葬耶主旣葬長安後五年而紹薨太宗親自臨問豈有不與主合葬而孤墓遠在舒州之域耶其爲傳譌無疑

廬江辨

廬江者今甯國府之青弋江其別派曰魯港即古廬江也所謂

古廬子國者蓋在此漢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應劭注曰故廬子國又陵陽縣自注云桑欽言淮

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按今池州府石埭縣漢初廬江王國本在東北有陵陽鎮魯港石灰河有小淮之名

江南以邊越徙為衡山王王江北後國除為郡按衡山國除為

郡宜曰衡山乃漢志無衡山而有廬江何也蓋廬江王自徙江

北之後其故國仍秦名為郢郡武帝改而衡山之國乃并施廬

江舊號太平寰宇記古舒王廟漢文帝封淮南厲王之子賜侯

諡猶商遷殷而并曰殷商晉人去故絳而徙都仍命曰絳楚都

五遷而仍命曰郢之義也是故言廬江國者當求之江南言廬

江郡者當求之江北不得謂郡所治即國所治也或又據山水

二經謂廬江出江西者亦未之考耳新增本懷甯縣志